

【台湾故事·名人寻踪之十】你便是一道清泉 ——走进“三毛的家”

□许志杰

不知何故，著名作家三毛及其作品在台湾的影响远不如在内地那样轰轰烈烈，甚至有些落寞。在书店，三毛的书已经很难寻到踪影，只有在一些旧书店才能偶见零散的几本，价格之低令人叹息。这可能与三毛的成名时间有关，三毛在台湾成名大概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，而其作品引进到内地要比这个时间晚10年左右。对一个作家来说，10年或可借此成名成家，抑或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销声匿迹。三毛功成名就时只有三十几岁，算得上少小得意、青年红人。可是，她过世太早，1991年1月4日她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时，还不到48周岁。一个作家正常成长轨迹应该是年轻出名、中年沉寂，临近终老的最后10年爆发，达到高点。三毛只有成名期，刚刚进入积累沉寂期，便花落水里，随波逐流而去。

三毛生于1943年3月26日，原名陈懋平，小时候改为陈平，开始写作时她用的名字就是陈平，三毛是她后期发表作品的笔名。台湾的读者既知陈平，又晓得三毛，内地读者则只知三毛而不知其他。她的故居坐落在台湾新竹县五峰乡桃山村清泉262号，走过狭长的木质吊桥，不出50米就可以看到一座红砖垒砌的房子，旁边有一棵长势旺盛的肖楠。据说，三毛最喜欢这棵肖楠树，经常独自一个人来到树下，静思远望。树上挂着一块长条的木板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1949年种植的肖楠树下是三毛沉淀静坐的地方。”肖楠树的对过就是三毛的故居，门口的上方写着四个字“三毛的家”。

三毛的家，看上去简单的四个字，其实寓意相当深刻。三毛一生最爱流浪与阅读，13岁她便一个人离家到小琉球岛玩耍，并从此与生她养她的



家人若即若离，在追寻爱情的苦海中挣扎。17岁那年，三毛在一间咖啡厅遇到一位才华横溢、风度翩翩的画家。两人交往时间很短，三毛就主动发起爱情攻势，以浪漫的方式向画家求婚，并得到了画家的骗局，是一位成年男人对一个少女更事的女孩的感情蹂躏。在他们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之时，三毛发现画家其实是一位有妇之夫，与三毛交好不过是玩而已。三毛转身离开画家，不久便在网球场上结识了一位德国教师，相爱365天，谈婚论嫁，悲剧却发生了。这位德国教师在拿贺卡名片前，因心脏病突发猝死，三毛的爱被死神无情地夺走。悲痛欲绝的三毛将一瓶安眠药喝下，希望将自己的生命结束，与德国教师一起奔向天堂。幸好她被救了下来，后来三毛回忆此事，只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那盒名片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去拿。”

现在被称为三毛故居的“三毛的家”，她只在这里住过三年。1983年，三毛帮助美籍神父丁松青翻译著作《清泉故事》、《刹那时光》、《兰屿之歌》三本书。为了得到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，三毛租住了红砖屋。清泉周边拥有美丽诱人的环境，春天，百花齐放，在雾气

弥漫中若隐若现。张学良将军被转移到台湾后的第一个居所“清泉故居”，就在清泉，与三毛的家相隔不远。翻译工作之余，三毛一个人来到肖楠树下静思，一个人来到百花丛中，与花为伴，尽享大自然赐予的无限景致。三毛非常喜欢清泉和清泉旁边的红砖屋，专门为她取了一个带着自己的梦想的名字“梦屋”。三年的时光虽然短暂，但对喜欢浪漫、流浪的三毛来说，已经是一个足以称之为“家”的梦幻之地。“三毛的家”里挂着很多与三毛有关的照片，三毛在每一张照片里都是宁静幽雅地望着远方，及腰的黑发，充满了神秘色彩。三毛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绘画天赋，这里还展示了三毛自画像以及她的手绘稿。手绘稿是三毛对自己在红砖屋真实生活的写照，图案简单，具有极强的生活情趣，其中记述有这样的细节：每到吃饭的时间，小山那边天主堂的李伯伯就会对着红砖屋的窗户喊一句：“来吃饭。”听到李伯伯的喊声，三毛立马放下手中的书本和笔，走过门口的吊桥步道，到天主堂享用李伯伯亲手做好的美食。

“三毛的家”是房东王先生在三毛去世之后布置修复的，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著名

景点，每天都有很多三毛的崇拜者前来参观。房东王先生说，之所以把清泉红砖屋叫做“三毛的家”，是因为三毛一生为追逐梦想去流浪，而她的内心深处却是喜欢宁静。她希望有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能不断地延续着她的梦。1973年，三毛与自己挚爱的荷西在撒哈拉大沙漠结婚，两年之后出版了第一本书《撒哈拉的故事》，迅速席卷台湾文学界，掀起一股流浪文学的风潮。三毛与荷西在撒哈拉大沙漠一住就是14年，这对浪漫夫妻随风而动，与沙漠一起流浪，书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爱情巨著。1987年荷西意外逝世，三毛躺在沙漠里任凭风吹沙埋，直到她年迈的父母赶去，扶着她回到台湾。

在三毛的家中，墙上挂着一些当年各大报纸刊登的三毛去世的版面，其中一张的超大标题是：再见，红尘。三毛一生躲避红尘，她从撒哈拉大沙漠回到台湾后，主要以写作和演讲打发岁月，1991年完成第一部电影剧本《滚滚红尘》。电影还没有拍摄，三毛就结束了自己生命，开始了永无边际的流浪生活。台湾媒体对于三毛的死均表示了极大的意外，红尘滚过生命，令人扼腕叹息……三毛的内心世界至今无人能够读懂，三毛的家，只能让人们看到三毛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，终究无法解答她一生的谜底。来到肖楠树下，慢慢坐下，静静地听着远处婉转悠长的鸟叫，还有清泉里汩汩作响的水声，总能让怀念三毛的读者在此找到思念的归宿。

活着的时候，三毛曾经这么说过：“事实上，你说的是清泉故事，不知你自己，便是一道清泉。”她死了，梦屋前的一道清泉，是三毛生命的继续，奔流不息。

(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，出版作品多种)

艾莉森·斯皮格尔是美国的一位美食专栏作者，经常在《赫芬顿邮报》上发文，推荐读者该去吃些什么。其实，那家邮报是份小报，艾莉森推荐的美食一般也吊不起中国人的胃口，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她新发的一篇文章居然在微博点燃了中国人的热情。

4月8日，她的专栏文章用了这么一个标题——《什么是中国的汉堡包以及你们为什么还不去吃它》，文中毫不迟疑地断言说：世界上第一个汉堡包肯定不出自你想象中的地方，它不是由美国发明的，更不起源于德国，世界上的第一个汉堡包其实来自中国，它的名字叫“roujiamo”。

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她说的是肉夹馍，大概从秦朝开始就有的一种食品，估计大唐盛世时，丝绸之路上的很多人都吃过这种美食，说它会流传到欧洲，也是顺理成章的。

欧洲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食品“比萨”，据说也来源于中国，这个说

【以文为戈】

美食源

□刘武

法已经有很多年了。话说那是元朝的时候，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来到中国旅行，他最喜欢吃北方流行的葱油馅饼。后来他回到意大利，一直想再尝尝这种美食，却不会烤制。有一天，他跟朋友们在家中聚会，其中有位来自那不勒斯的厨师，马可·波罗就脑洞大开，给那位厨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葱油馅饼的样子和味道，让厨师按他讲述的方法制作起来。那厨师兴致勃勃地忙了半天，怎么也想不出办法把馅料放进面饼中。这时候大家都等得眼冒金星、饥肠辘辘，马可·波罗脑子一转，建议将馅料放在面饼上吃。大家吃了后，一个个都叫好。那位厨师回到那不勒斯后又依样画葫芦做了几次，还添上了那不勒斯的乳酪和香料，居然大受食客们的欢迎。

另外，还有人说“Pizza”这个名词其实也来自中国，据说当时马可·波罗的朋友问他这种食品叫什么，马可·波罗只记得中国话叫“饼”，但他的发音有点糟糕，记得也不是太准确，就说这大概叫“饼”啥的，那些意大利人就听成了“Pizza”，从此就这么流传下来了。

其实，美食的这种源流很多已经无据可考，流传过程中变了模样和味道也在情理之中。汉堡和比萨比肉夹馍、葱油馅饼传播更广，影响更大，自然是更多融合了西方人的口味，而且在营销方法上更具现代商业性，更有连锁经营的特点。

再说个最近这些年在国外有点火的中国食品，那就是天津的煎饼果子，不仅欧洲有卖，美国、澳洲也有。去年有一则“西雅图遇上煎饼果子”的消息火遍微博，据了解，那是一位美国女孩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教了一年半英语的过程中，吃遍了中国各式“煎饼果子”，回到美国后便如法炮制，在西雅图支起“中国煎饼果子摊”，卖起了被她称为“Bing of Fire”的食品。当时微博被转发上万次，引来大批网友围观。她的国际化煎饼果子其实就略略改了口味，适合美国人习惯，而且还能现场刷信用卡，一下就“高大上”起来。事实上，现在国外流行的这种煎饼果子除了搁火腿、奶酪外，也会搁香蕉、巧克力、蘑菇、果酱、奶油之类，再过许多年，它可能就演变为“Bing of Fire”了。

当然，在亚洲的不少国家，有更多的食品源自中国，比如我们熟悉的越南米粉、越南春卷、韩国炸酱面、日本拉面、菲律宾炒米粉等等，但因为它们与中国原有的食品比较接近，只是口味、材料与工艺有一些区别，所以大家也不觉得太多新奇。相比之下，那些貌似“高大上”的西方食品，前身居然是中国的路边小吃，就好像一个街头不起眼的小妹，转身到豪华大酒店做了领班，难免有点让人咂舌。

(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导演，作家)

【舜天鲁地】

□李亦

济南以南(上)

济水潜入地下接济了这个城市，给了这个城市一个象征：泉。泉水灵秀轻盈，不绝不断，源远流长。这都是济水的神手妙笔。

济南以南是泰山。泰山声名显赫，体量虽无之最之极，却能领山岳尊严之首。古时的济南北临济水(后被黄河夺道)南接泰山，论名气大小，济水显然无法与泰山比，当初济南不依泰山为托取山阴或泰山之类的名号？原委无察，猜想命名者必有若干派系，最要紧的派系是爱水智者和爱山仁者，仁者和智者相竞，胜出的永远是智者。济南在济水之南，取名济南是必然。

历史上济水曾有无数次改造的尝试，但在被黄河夺道前一次也没成功。黄河与济水自然不是一个量级，她从西天一路东行万里，什么样的阵式都见过了，不太可能把泰山放在眼里。可漫长的岁月里，黄河与泰山的较量总不占上风，无数次的任意改造，也是在距泰山较远的河南或泰山以下的临海区。黄河拿泰山没办法，只好折身东北入海。泰山的稳健一如它的名字，一个郡所或府治的命名，以泰山为名头是求之不得的事，但“济南”没有粘附泰山，而是贴近了一条并不太有名的河——济水。这让人有些费解。

从地理位置看济南，济水近于泰山，而且济水对济南起

福生民。

千佛山的根总归是泰山，与其相接的是金鸡岭、西姑山、蝎子山、兴隆山、九女山、大孤堆，过卧虎山后与遍地开花的山峦连成一片，即使一直走在山脊上，也能抵达泰山主峰玉皇顶。山无直线，站在济南相对高度占优势的橛子山顶，你会看到与泰山相连的不只是千佛山，还有四里山、马鞍山、七里山、郎茂山等，这些山与青龙山、簸箕山、马武寨、凤凰山、大王寨、鸡冠山、莲台山、五老神相接后，同样迈进了泰山腹地。济南东西南三向接山，只北向近水，按理，济南算得上山城。可古人没有攀附泰山大名，只围绕济水做文章。

城市名和人名差不多，叫开了就好。可有些城市偏偏要改名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城市名要跟上当时的形势，改得很革命、很红旗；到了经济时代，又要改，这时要改得有历史感，因为历史是无需投资的资本，不用白不用，什么州什么邑之类的城市名一下多起来。更有甚者，为争夺古代名人属地大打口水仗，有的还要对簿公堂，似乎跟那个古人沾上边GDP立刻就会翻番。这是对古人的大不敬，是对贤哲的

粗暴压榨和盘剥，是一种驴唇不对马嘴的商业炒作，一切古代先贤皆着眼于精神的提升，而不是财富的占有和抢夺。面对汹涌的商业狂潮，先贤们定是惊悚惊呆、一筹莫展。

济南在定名前有过泺邑、历下邑等名。泺是一条河的名字，至今济南城里还有泺口这一地名，而“历下”的来头就大得多——舜曾耕于历山。舜何等人也？尽管今人对舜的生活细节知之甚少，可毕竟是帝神两跨的老祖宗，在历史文化名人里应有不可取代的重位，古代济南为纪念这位先贤明君，取名时也只是把他耕作过的历山收进来，叫历下。一个“下”字颇有深意，让人回味。汉初，济南放弃了“历下”这个称谓，而定名更朴实的“济南”，此后再无改动。

汉初，朝野上下共尚休养生息，低调内敛、顺其自然、不慕浮华等思想主导精神方向，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，济水以南的这个城邑取名济南就比较好理解了。济南城至今还有汉初遗风，这或许让人欣慰，或许更让人深思吧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，本名李传敬，代表作有《药铺林》、《双凤门》等)